

美国最新畅销书 ○ 亚马逊排行榜 ★★★★★ |

放弃隐私

美国中央公园
慢跑者自述

I AM THE
CENTRAL PARK
JOGGER

〔美〕翠莎·梅莉(Trisha E.Meili) 著

周长遐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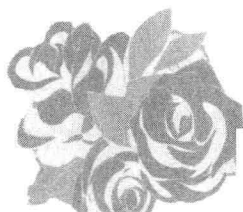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出版社

放弃隐私

——美国中央公园慢跑者自述

[美]翠莎·梅莉(Trisha E. MEili) 著

周长遐 译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弃隐私:美国中央公园慢跑者自述/[美]翠莎·梅莉(Meili,T.E.)著;周长遐译.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11.

ISBN 7-5087-0657-9

I. 放… II. ①翠… ②周…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 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645 号

原书名:I AM THE CENTRAL PARK JOGGER

Copyright © 2003 by Trisha E. Meili

本书据美国斯克莱本纳(SCRIBNER)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翻译

版权登记 图字:01-2004-5244 号

放弃隐私——美国中央公园慢跑者自述

著 者:[美]翠莎·梅莉(Trisha E. Meili)

译 者:周长遐

策 划:贾砚琦

责任编辑:向 飞

出 版: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51698 传 真:(010)66051713

发 行: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印张:640×960 1/16 印张 15.2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7-0657-9/I·188

定 价:2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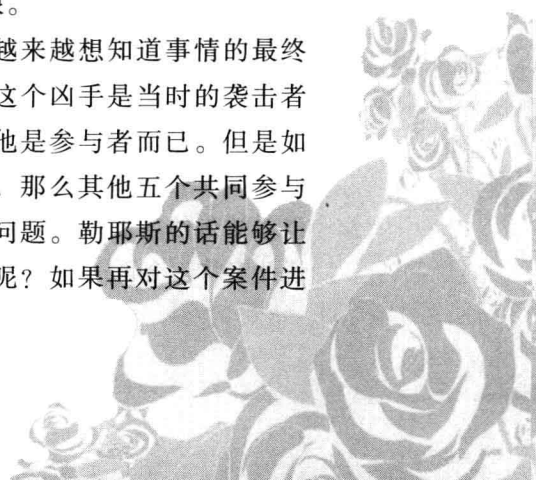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出版社独家拥有本书中文版版权,为维护广大读者和版权拥有者的合法权益,我社将配合国家有关机关坚决打击侵权和盗版行为。欢迎协助举报,一经查实,予以奖励。举报电话:(010)66020531 (010)66026806

作者自序

“我看到那则新闻了。”受理我案件的首席检察官伊丽莎白·莱德勒在电话中对我说。她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我知道她正在试图掩饰内心的激动情绪。

她是在 2002 年 6 月初的一天给我打来的电话，那时我的这本书刚好进展到一多半，我听到这个消息感觉非常高兴。一个 33 岁的强奸犯和谋杀犯，名叫马蒂亚斯·雷耶斯，他承认曾经独自把我拖进山谷，强暴了我，把我丢在一边，等待着死亡。通过 DNA 检测，也证明他在当时的犯罪现场。他不能受到控告，因为这个案件已经到了法定的截止期限。

随着取证和调查的逐渐深入，我越来越想知道事情的最终结果。正如我们一直都知道的那样，这个凶手是当时的袭击者之一，也就是说他的口供仅仅证明了他参与者而已。但是如果他讲的话属实，是他一人袭击了我，那么其他五个共同参与的罪犯就会逍遥法外。我思忖着这些问题。勒耶斯的话能够让人相信吗？如果监禁错了人又会怎样呢？如果再对这个案件进



放弃隐私



作者自序

行一次调查，结果会如何呢？

我原本认为这件事在我的人生中已经结束，而现在此事的创伤又再一次重现。醒目的大标题“慢跑者”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自从遭遇了那次蹂躏后我一度陷入昏迷状态中，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恐惧和噩梦之中。我不希望再过从前的那种痛苦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其他五个人不认罪的情况下，勒耶斯的口供变得越发真实。我不想在报纸上看到他，也不希望在电视上听到他的谈话。他曾经谋杀了一个女人，并且多次对她进行奸污，同时用刀威逼，强迫做出选择：“要你的眼睛还是要你的狗命。”我是怎么从地狱般的经历中幸存下来的呢？

尽管近来一切都有所改变，但我仍然承受着那次遭遇留下的后遗症：我无法描绘或记得那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那伙人袭击我后，我的大脑伤势很严重，根本无法记起当时都发生了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感到非常无助。我总感觉自己不是受害的当事人，而是一个想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在1989年4月19日，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件事情，尽管我无法记起来，但却打破了自己以往平静的生活。

在2002年12月19日的上午，纽约州的大法官查里斯·J·坦哈达向人们宣布撤消对另外五个年轻人的判决：安特·麦克雷、雷蒙德·桑塔纳、尤瑟夫·萨拉姆、凯文·理查森还有哈雷·怀斯等人曾合伙抢劫、闹事、袭击、性虐待、强奸、猥亵男童及同年四月份在中央公园蓄意谋杀一名女性。根据纽约州刑法第440条第10款中的L和G项中规定，以及依据其他的一些法律条款规定：在整个案件审判过程中，如果“新证据”对被告人非常有利的話，而且陪审团也认可那些证据时，法院可以撤消对被告的定罪。法官宣布撤消判决之后，曼哈顿特区的律师说此案将不会再进行复审。

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动摇我写此书的决心。我花费了14年的时间来使自己的故事与大家见面，我的故事并不是把矛头指向司法体制，也非强调是谁袭击了我，也不是非常在意是一个人招供还是五个人认罪。这是一个关于生命重生的故事，这是我的生命。

这是关于我28岁之前和之后的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故事，28岁那年，我的厄运来临，生活从此发生改变。我的两种生活，我都为之自豪。我的书是关于自己是如何勇敢面对生活，而非命运是如何对我的。我需要帮助，我的故事也是关于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以及对我的启发和影响的一些事情。

我把自己的经历与大家分享，从中体会到的经验和教训也作为治愈自己创伤的一剂良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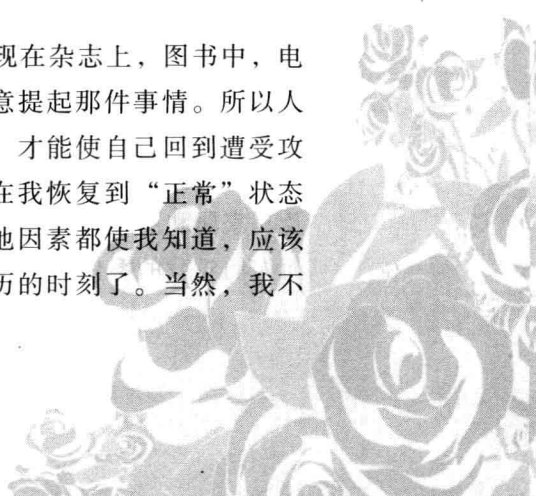


前言：我还活着

1989年4月19日下午9点刚过，一个正在中央公园跑步的年轻女子遭到一伙人的袭击，那伙人用木棒把她打昏，对她进行轮奸、猥亵、毒打和伤害。当她被发现，送到医院后她面目全非的那种状况惨不忍睹，以至于医生们都认为她活下来的希望微乎其微，她痛苦哭喊的声音和愤怒的表情使全国人们都为之震惊。

我就是那个女人，直到现在，仍然被众所周知的还是中央公园跑步者，这是一个关于我的真实故事。我的名字仍是“中央公园慢跑者”。

14年来，尽管我的事件不停地出现在杂志上，图书中，电影和电视的制作室中，但我一直不愿意提起那件事情。所以人们忠告我应该隐姓埋名，只有那样做，才能使自己回到遭受攻击之前的正常生活状态中。很好，现在我恢复到“正常”状态了；我一切都很正常。而现在许多其他因素都使我知道，应该是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来讲述这真实经历的时刻了。当然，我不



放弃隐私



前言：我还活着

可能再“回归”到当年的年轻貌美和雄心壮志的状态中，也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工作狂”般地工作，无法再融入那些罗门兄弟投资公司旗下的能量和化学部同事们之中，和他们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了。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尽管我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但我的价值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我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同时也对自己周围的人们，场所和生命怀着感激和欣赏的情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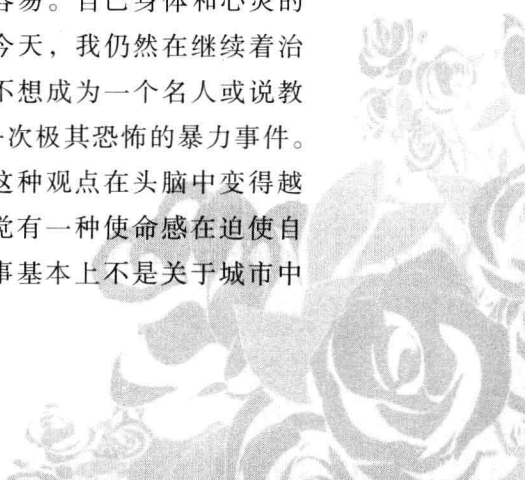
我出去跑步，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也终止了以往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人们不是突遇变故，没有人愿意去敲死神之门。无论是乐观的事情还是悲观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于接受改变。自从4月19日后，因为受到猛烈地毒打，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远离了这个世界，幸亏周围有许多乐于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我对他们表示深深地敬意和感谢。现在我正在又一次回到这个世界上。我很自豪地告诉你我的名字叫翠莎·梅莉。在我康复期间，我能够写下所有的回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突破。



对纽约市的许多成年人和全国的上百万人来说，一提起中央公园的慢跑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直到14年后的今天，都能够回想起那女人发生了怎样的遭遇。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自从有法律以来，每天全世界都会发生无数不幸的袭击案和数不清的强奸案（在我遭到袭击的那一个星期中，在纽约市就发生过28起其他的强奸案），其他的案件除了受害人及其家属和朋友们仍然记得外，估计已经早被人们遗忘了，然而人们对我的案件却仍然记忆犹新。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遭遇

涉及人性中最卑鄙的堕落——那伙袭击人都是年龄在 14 岁到 16 岁之间的青少年，这似乎已经超出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娱乐性”。人们认识到如此残忍的事件竟然发生在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他们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可能那也是一次偶然的袭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汤姆·威克说这伙青少年的行为“不可理喻”），那种感觉就像一句谚语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命运眷顾，也许我就是那个受害人（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想证实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善良并且思想积极向上，并且用一种敬佩和可贵的同情心来安慰我。他们表达自己同情心的方式主要通过为我祷告，给我写信，寄送礼物，友好慰问，在自己整个的治疗康复期间，那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毫无疑问，来自那些好人的爱戴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励着我，使我更加坚强，勇敢地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厄运。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求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使自己在所遭到的恐怖事情中所有令人鼓舞的积极方面展示给大家，这种灵感来自于自己的真实经历，发自内心深处，而非为了获得人们的怜悯。一旦付诸于行动，这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袭击事件，与那种平淡的人生比较起来，它使我的人生更加沉重，更加丰富而且意义深远。一位报社的记者曾经送给我一个绰号“勇气可佳的女人”。我为这个称号而感到自豪，这种赞誉可以表示出自己在战胜苦难方面有多么不容易。自己身体和心灵的痊愈过程实在是太艰难了，甚至直至今天，我仍然在继续着治疗。我要鼓起勇气放弃隐私。我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名人或说教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遭遇了一次极其恐怖的暴力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想要表达出来的这种观点在头脑中变得越发明确，同时也不停地困扰着我，感觉有一种使命感在迫使自己冒险放弃一直固守的隐私。我的故事基本上不是关于城市中



放弃隐私

美国中央公园
慢跑者自述
I AM THE
CENTER
HOLDING

前言：我还活着

的暴力事件，也不是关于我们司法机构中法律措施的成败。当然也不是关于复仇和憎恨。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身体和精神治疗方面的自我奋斗的康复历程。



这本书也是关于力量的。这种力量不是指军队力量或团队力量，也不是那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这种力量是一种意志力，坚定不移。是一种身体的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结合体。是一种激励，没有憎恨和抱怨，也没有怨天尤人的颓废。这就是在我身体恢复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力量。

2001年5月，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她在我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一位母亲来说，可能没有比看到自己的孩子受罪更痛苦的事情了，她为此心都碎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恐怖悲剧使她彻底崩溃了。我的倒霉遭遇，不仅使母亲伤心，而且家里的其他人也都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正如一位临床医学家所说，这真是一波掀起千层浪。我仍然还记得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谈话，她支持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都写出来的想法，并期望这能对其他他人有所帮助。母亲的突然逝世使我意识到，应该写出那些真实情况，就是我得到母亲的允许要写下来的那些事情，在我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从中都学到了些什么。

另外想写这本书的动机是，因为最近在康复医院那次演讲经历。当时我受马萨诸塞医学中心大学减轻压力诊所的创始人前主任乔·卡巴金博士的邀请，去那里进行演讲。地点是在马萨诸塞医学中心大学里。那里聚集了许多的临床医生和头部受伤正在恢复阶段的患者们。那是我第一次“公开露面”，与那么多人面对面，我并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我心情平静的原因是听众对我的认可，而不是自己准备的讲演稿。那天的观众提出了许多问题，远超过我所准备的那些话，我都对答如流。有些人与我有相同的经历，头部也受伤，他们问我是如何康复的。我告诉他们我曾不经意听到人们说我的病是“大脑受伤”和“毁灭性的伤害”，“她将可能永远也无法恢复了”等等，后来我痊愈了，那些人都感到震惊，原来他们也能够康复的。我没有虚假许诺，只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情况，然而却出乎意料，自己的发言却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人。一位曾经一度昏迷了14个星期坐轮椅的男人，他抖动着双唇，颤巍巍地向我走来，对我说，他在轮椅中待得时间太长了，现在能够走动了，尽管走得不是很优美。他说是我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坚决表示自己会“打败病魔”——勇敢面对自己当时的残疾事实。他从我这里得到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很大地鼓舞了我。另外一个人问我，我是如何走出困境的，我告诉他，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战胜病魔的，还有周围的医生们，护士们，临床医学家，亲人，朋友，给我不断鼓励和希望的陌生人，同时也不放过一丝一毫可能存活下来的希望。

我看到自己的回答使听众很受鼓舞，我也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写下这个充满希冀的故事，来与更多的人分享它，从中受到鼓舞和启发。这就是我写此书的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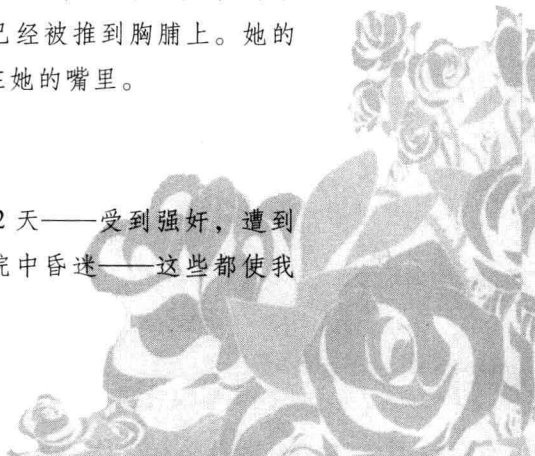
目 录

- 1 → 作者自述
- 1 → 前言 我还活着
- 1 → 第一章 灾难降临

那天晚上9点钟，三十多个青少年聚集在第110大街上，他们正在进行夜晚的“疯狂猎捕活动”。他们向一些进入中央公园的汽车扔石头和玻璃瓶子。他们中的8个到15个青少年看到一个女人正独自在第102大街的十字路口跑步，于是跑过去，抓住她，用拳头打她，用坚硬的东西打她的头。很快他们把她拖到一个壕沟里，他们中的一个人撕破了她的运动短裤。三个半小时后，两个警察接到报案后赶到中央公园。警察看到一个女人脸朝下埋在泥里，她除了戴着胸罩外，全身裸露，胸罩也已经被推到胸脯上。她的运动衫被撕碎了，正塞在她的嘴里。

- 21 → 第二章 我是谁

我处于黑暗之中达42天——受到强奸，遭到毒打，濒临死亡，在医院中昏迷——这些都使我



放弃隐私

美国中央公园
慢跑者自述
I AM THE
CENTER
ROGER



目 录

41 →

第三章 生命的中断

“强奸行为对女性的身体损害比对精神损害小，如果女性没有遭到疯子男人借助外物的破坏或者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遭到成年男子的猥亵等行为，一般不会造成身体方面的后遗症。”库尔特兹医生告诉我。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整个强奸行为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任何记忆。

75 →

第四章 盖洛德医疗中心

在盖洛德医院我得知对我进行袭击的6个人受到了起诉，伊丽莎白详细地给我讲述，然后给我读起诉书中的指控部分：闹事、抢劫、袭击过路人、性侵犯、强奸、鸡奸以及试图谋杀。鸡奸！我惊呆了。那是一种新的迫害方式。我想象着当时发生的暴力情景。那种痛苦，几乎使我的意识恍惚了。

97 →

第五章 感谢那些为我祈祷的人们

保守秘密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遭到了强奸。但对我来说，这也有好处。一些信件中这样说：“你不应该感觉到羞耻，我们应该为残忍对待你的那伙人感到惭愧和羞耻。”人们并没有因为我遭到强奸而排斥我。相反，大家却都向我敞开了心扉。

113 → 第六章 准备启程

在我开始恢复过性生活之前，我想知道自己的经历是否会对性生活产生影响，是否会在心理方面无法接受那种行为。男人是否希望与这个“受伤的女人”做爱。我和凯文在盖洛德医院就已经有过温存的时刻，凯文有太多的顾虑，他告诉我，与遭到强奸之前比较，我的性交反应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他保持动作温柔，因为我仍然虚弱，他不想伤害我。我照常不让自己表现出虚弱——我所记得的事情只是在他怀抱中的那种安全感觉。

131 → 第七章 重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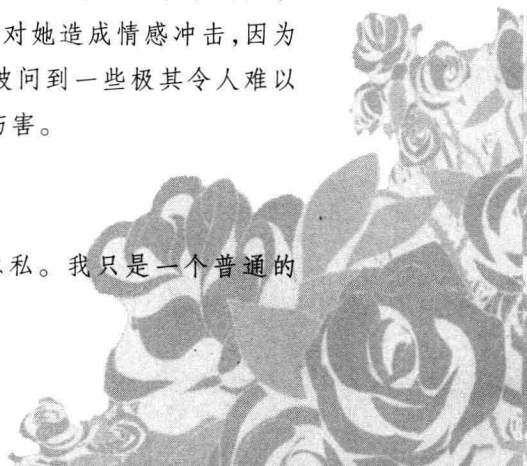
我开始练习举重，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有了肌肉。这个转变使我产生了一种力量 and 对自己身体的新的自信感。我逐渐发现在能够自由跑步之前，不必再长时间地使用扶手了，并且平衡能力也有所改善。

149 → 第八章 庭 审

“未成年人强奸案”准备庭审。法官告诉受害者翠莎，出庭作证可能会对她造成情感冲击，因为可能要忍受由于出庭和被问到一些极其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而对她造成伤害。

175 → 第九章 人生追求

我要鼓起勇气放弃隐私。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放弃隐私

美国中央公园

慢跑者自述

I AM THE
CENTER
ROGGER



目 录

女人，遭遇了一次极其恐怖的暴力事件。感觉有一种使命感在迫使自己冒险放弃一直固守的隐私。我的故事基本上不是关于城市中的暴力事件，也不是关于复仇和憎恨。是关于身体和精神治疗方面的自我奋斗的康复历程。

191 → 第十章 我和吉姆

我和吉姆相爱了。现在我是一个深陷爱河、不完美、有缺陷的成熟女人。我问吉姆：“你知道了我是谁、了解了我的事情之后还会爱我吗？”吉姆温柔地拥抱着我：“我已经知道了，你是中央公园慢跑者。我会永远保护你。”

203 → 第十一章 坐轮椅的男人

曾经一度昏迷了 14 个星期坐轮椅的男人，他抖动着双唇，颤巍巍地向我走来，对我说，他在轮椅中待得时间太长了，现在能够走动了，尽管走得不是很优美。他说是我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坚决表示自己会“打败病魔”——勇敢面对自己的残疾事实。

225 → 后 记

227 → 致 谢

第一章 灾难降临

在遭到袭击的那天晚上 5 点钟，我拒绝了一个朋友让我与他共进晚餐的邀请，因为在办公室里我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这已经习以为常。我 28 岁，就职于华尔街上的那家所罗门兄弟公司控股下的投资银行。我经常在那里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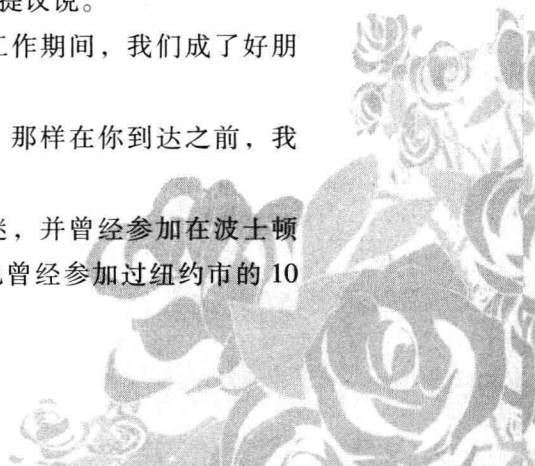
在我离开办公室之前，我隔壁办公室的大学同学帕特·加勒特问我有关新音响的识别知识。因为在三个月前，我搬到了东 83 大街的一座公寓里，并且买了一个高保真音响，当时我还向他描述了自己所住的那个理想的小公寓。

“为什么不与我一起去看看呢？”我提议说。

“当然。”他愉快地说。在所罗门工作期间，我们成了好朋友，尽管我们还没有成为浪漫的情侣。

“你大约 10 点钟左右到达我那里。那样在你到达之前，我还有时间出去跑步。”

我一直坚持跑步。我对此非常着迷，并曾经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马拉松赛跑（全长 40 公里），也曾经参加过纽约市的 10



放弃隐私

美国中央公园
慢跑者自杀
I AM THE
CENTERS
ROGERS

第一章 灾难降临

公里赛跑比赛。我通常每天 7:30 到达公司，因为每天早上我都要跑步上班，所以可想而知，我每天都很早起床。如果心情好的话，偶尔也会改变一下路线，但并不经常改变，进入第 84 大街上的中央公园后，然后再转向北边的第 102 街道的交叉路口。在夜晚，公园里阴森恐怖，灯光昏暗，但是我对那里潜在危险的唯一让步是不在深夜出来跑步时到那里。朋友们也曾经警告过我，在夜晚单独跑步可能会遭到一些不法分子的袭击，并且也曾有类似事件不断地发生。我已经这样跑了两年半了，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所以也没有把他们的话当成一回事。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我认为自己是无人敢碰的。我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我的盲目自信，目中无人，任性而倔强的性格可能是导致自己发生不幸的致命因素。

“太棒了，”帕特说。“我在 10 点钟会及时赶到的。”

当我回想起 5 点钟的电话时，我不记得与帕特的对话了；后来我与他谈话时，才推出那时与他的对话。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朋友邀请自己去吃饭，是最后可以回忆起来的了——自己说过一些什么话，发生过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人，行为，触觉，视觉，痛觉，兴奋，情感等等都不记得了；直到六周后，才恍惚记起一些。

那天晚上 9 点钟，三十多个青少年聚集在第 110 大街上，那里正位于中央公园的最北边，他们正在进行夜晚的“疯狂猎捕活动”——那是一种毫无意识的暴力行为，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值得做的有趣事情。”*他们向一些进入中央公园的汽车扔

* 尽管我对整个事件没有记忆，但是我是凭借查阅当时无数的报纸和杂志的评论而得知，像由蒂莫西·苏利文执笔写的评论文章《不公平的判决：中央公园跑步者案件的审判》。这些陈诉大部分都是出自于那些青少年之口，也是那伙人的矛盾陈诉，当时是第一次被权威人士问话，正如那天夜里同样遭到袭击的受害人一样，句句实情。尽管是马蒂亚斯·雷耶斯所招供承认的，对于十几岁孩子给出的最初理由，已经引发了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都非常值得人们思考。